

南京上演现实版“心术” 冠脉介入手术首次向欧洲直播

由央视高清卫星转播,辨析度非常高,可以看到病人的细血管

热播剧《心术》中,菁菁求霍思邈带她去现场看妈妈做手术,无奈之下,霍思邈带着菁菁进了手术室。现实中,大家都很好奇医生是如何给病人做手术的。就在昨天,南京第一医院上演真实版“心术”:两台重症冠心病手术通过卫星向意大利都灵的“第七届国际介入心脏论坛”现场直播。这是江苏心脏专家首次向欧洲直播手术过程。昨天,现代快报记者也走进了转播室,现场告诉你手术过程。

□通讯员 张子青 章琛
现代快报记者 安莹



手术直播中 通讯员 褚衍东 摄

高清直播 能看见细血管

一台手术的直播,要让观摩的医生看到手术的全部过程,这也对转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南京市第一医院心内科医生张俊杰说,这次全球直播技术支持来自于央视的高清卫星转播,辨析度非常高,可以清楚地看到手术时病人的每一根细血管。记者在转播室看到,屏幕上随时切换着手术的画面。这次手术直播一共安排了3台摄像机,分别摆放在手术室的三个角落,时刻记录着手术中的一举一动。

40分钟手术 病变血管被顺利打通

下午3点30分,61岁的老李被推进了手术室,老李患有高血压、顽固性心绞痛,心脏经常感到沉闷,每次爬楼梯都感到心脏有些承担不起。

记者在转播屏幕上看到,老李的心脏一直在有力地跳动,心脏周边“缠绕”着密密麻麻的血管。

手术开始了,主刀医生在病人大腿根部的股动脉切开一个小口子,然后熟练地将直径为0.081毫米的导管顺着动脉一直往上送,一路直达心脏。随后,为老李做了心脏血管造影,目的是找到病人心脏血管上的病变。

心脏手术的所有器材都是迷你和精细的,在看到心脏血管上的两

个分支病变后,究竟要不要放支架,必须要进行评估。

手术的主刀医生之一、副主任医师叶飞介绍,找到病变的血管后,要用压力导丝才能找到哪根是真正缺血的血管。通过对血管病变程度的双重评估,医生们心中也有了下一步策略:主支血管进行支架干预,分支的病变血管进行气囊扩张。

注视着屏幕,叶飞沿着导丝铺好的轨道,把两个支架送到病变部位……经过压力导丝的测量,证明两条血管的血流得到了充分的改善。整个手术只进行了40分钟,老李被推出了手术室。叶飞告诉记者,手术很成功,病人不久就可以出院。

射线下的工作 穿15斤重铅衣上手术台

张俊杰才三十四五岁,头发却白了一半,他说这是长期在辐射下做手术的结果。介入手术需要借助X光照射显像。记者看到,射线从手术台下方打上来,照在病人的心脏部位,手术台上方有个接收器,旁边有一个屏幕,医生边看屏幕边操作。

据了解,一台介入手术下来所“吃”射线相当于普通放射科医生一年的量。

记者在导管室发现了一个专门的衣架架,上边挂着不少防辐射铅衣,导管室护士长王蓉说,这衣服重15斤左右。虽然铅衣可以挡住仪器发出的射线,但胳膊、脸、眼睛和一部分

小腿都没有遮挡。

在手术室里,记者看到,每个人的腰上都有宽宽的腰带,即使是这样,每场手术下来,医生和护士们都要坐在椅子上捶腰揉肩。

叶飞说,导管室里的医生腰椎没有一个好的,手术完之后必须趴在床上休息15分钟,才能保持精力做下一台手术。

张俊杰介绍,去年冠脉介入手术组手术量是2500例。每周三天手术日,他们从早上8点半进去导管室,到晚上10点之后才出来,整个手术组一共10个医生、5个护士以及15个助手。而手术日的手术量是40-50台,超负荷运转是常态。

“铅衣人医生” 生完孩子才能做这行

由于常年累月受辐射,“铅衣人医生”的白细胞比常人低,他们也处于亚健康状态,容易疲劳,抵抗力差,经常感冒而且不容易好。“我咳嗽三个多月了还没有好。”叶飞说。

在南京市第一医院从事介入手术的医生,有一个不成文

的规定,就是一定要“拖家带口”才行。因为担心对生殖的影响,未婚或没有生过孩子的男医生一般都不建议做这一行。

叶飞说,做这一行其实代价挺大的,就是用自己的健康区换取病人的生命,如果害怕付出,就不要干。

宾馆嫌臭,对河道清淤工人说不

事发苏州,工人们说,感觉挺不舒服,像被人看不起一样

5月20日开始,苏州古城区的临顿河、官太尉河和平江河三条主要景观河道开始清淤除臭。工程搞了20天,现代快报记者实地查看发现,清淤已经初现成效。不过,就在这群清淤工人辛苦地为河道除脏除臭的同时,居然还有市民不断往河里扔垃圾,甚至有工人忙到半夜想找家宾馆好好洗个澡睡一觉,却被老板以“太臭”为由拒绝了,这让清淤工人着实有点伤心。

□现代快报记者 陈超 蒋文龙

这边清淤那边有人扔垃圾

“我们在河底抽淤泥捡垃圾,河岸上的下水道在不停排污,还有人不断往下面扔垃圾,太难了。”苏州人秦雪根手下有20多名工人,他们负责临顿河一段1600米长河段的清淤工作,为了赶在6月20日前完工,大家每天早上5点就起床,夜里12点前没休息过,“搞了10多年工程,这是最难做的一次。”

秦雪根说,最头疼的就是现在还有人往河里扔垃圾。他告诉记者,每天有5名工人专职清理垃圾,一天至少也要清出5吨来。其中一大部分是附近居民家庭装修扔到河内的建筑垃圾,还有一部分是生活垃圾。“每天早上很多人吃完早饭塑料袋随手就扔进河里,当我们工人不存在一样。”秦雪根说。

市民杨阿姨证明了秦雪根的说法,她告诉记者,自己几乎每天早上出来散步时,都能见到有人往

河里乱扔东西,“他们那么辛苦,我们要爱惜一点。”

更让工人们失望的是,清淤的同时河道旁还有私接的排污管在不停排污。“你看河道两侧密密麻麻的排水管,每天都有大量的生活污水排进河里。”秦雪根指着河道边上一处直径约半米,还在往河里排放污水的的管道说,像这样的管道有近百个,“我们一边抽,它们一边排,机器24小时都不能停。”秦雪根说,如果河道里的抽水机停止工作半个小时,那么排进去的水会给他们至少增加40分钟的工作量。

身上太臭,宾馆不让入住

万正元是平江河段的清淤工人,今年65岁,来自江苏兴化,他和另外5名工友一起,负责平江河从干将路到白塔路一段河道的清淤工作。每天早上5点,老万和其他工友一样,起床开始干活,晚上最早也要8点才结束,最晚忙到12点。老万笑着说,自己穿着一身“连体皮衣”,最怕的就是上厕所,



工人在清除临顿河河道底部的淤泥 现代快报记者 蒋文龙 摄

“麻烦,耽误事”,为此,他和几个在泥浆里干活的工友每次都是憋到不能再憋了,才爬上岸来,找个地方快速解决。“肯定累啊,一天干十几个小时,到晚上手脚都泡得发白了,一身的臭味,自己闻着都觉得不舒服,但是为了赶工期,没办法。”

“不光干活累,有时候不被认同让我们觉得更寒心。”万正元的领班赵明兴说,前几天,他们这边赶进度,又来了几个工人,由于暂时没地方住,新来的几名工人想找家宾馆先住一晚,就到了附近的一家宾馆,老板却嫌他们身上太脏,有臭味,把他们给拒绝了,“感觉心里挺不舒服的,我们做这个也是为城市建设服务啊,可是感觉被别人看不起一样!”当记者问是哪一家宾

馆时,赵明兴抿嘴笑了笑,“算了吧,人家也许没什么恶意的。”

赵明兴告诉记者,虽然整天泡在水里,但他们刚来时还发生过找不到水的尴尬事,“刚来第一天,干完活一身淤泥和臭味,想跟附近的店铺借点水冲一下,找了好几家,才有一家肯借水给我们用。”说到当时的心情,赵明兴苦笑了一下,“最后好歹是借到了,说明还是有人认可我们做的工作的,心里多少还有点欣慰。”

工人们在荒地里搭帐篷

至于住的地方,赵明兴他们就在一片荒地上搭了帐篷。这片荒地三面有围墙,一面靠河,南侧的高墙上有一个一米见方的大洞,四周堆满了废品。记者弯腰钻进洞内,

沿着一条弯弯曲曲不到20厘米宽的泥路往里走了两分钟,爬过一个一米多高的土坡,工人搭的两个小帐篷就在这里。

其中一个帐篷大约有10平方米,里面有张木板拼起来的床铺,上面堆满了衣物和各种简单的生活用品;再往外一点有一张小桌子,上面放着一个电饭锅。另外一个帐篷只有五六平方米,靠外面一点有个煤气灶,一名中年妇女正在做饭。她告诉记者,自己叫季玉梅,主要负责为几名工人洗衣做饭。两个帐篷连她一共住7个人,她和老公住一个小的,剩下五个工人住那个大的,“每天5点起床,随便填点肚子就开始干活,中午赶时间,一般都是我送饭过去,晚上8点前几乎没回来过,最晚的一次忙到了夜里3点多。”季玉梅说,这个条件是她干了10多年活以来遇到的最苦的,刚来时水电都没有,还好边上有一口废弃的井,她就从井里提水用;而电是她老公从外面想办法接了根线进来才通上的。记者看到锅里炖着鱼块,季玉梅不好意思地一笑,“他们自己在河里抓的。”

除了住帐篷,还有清淤工人只能住船上。高汝永带着近10名来自盐城的老乡负责平江河另一段的清淤工作,目前他们住在一条废弃的破船上,不通水电,晚上只能摸黑,船上蚊子多,就多点几盘蚊香。